[情怀深处]

书 玲

■ 王 姹

初识林书玲，是在定安的电视新闻上。主席台上的她，一枝独秀于万绿丛中，给沉闷的小小县城带来了一种久违的春天气息。十五年前的书玲，意气风发，才气逼人，正当好年华，已是当地身居要职的官员。

称她为书玲，颇显不敬和惶恐。她曾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人生中不可抹去的人。在那段和她朝夕相处的日子，我读懂她威严中流露的那份心善与率真，觉得她更像是我的姐姐。

书玲爱称别人为“鬼仔”，她将这份天然于心的疼惜和爱意，通过她爽朗的性格，传输给身边的每个人。有她在的地方，笑声总是不断，随着眼角眉梢一起快乐上扬的，还有内心的温度。

书玲圆润的脸庞上，戴着一副精致的眼镜，微扬着脸，一身书卷之气，隐藏不住阳光般健康快乐的味道，似乎在她身体内的每个细胞里跳跃。

那年冬天她的穿着很特别，黑色的鱼尾裙，绿色的长大衣，棕色的靴子，色彩斑斓的长围巾，劈面惊艳，夺人眼球。这与她的身份极不相称，她迅速成了那个地方的焦点人物。

她的手下聚集了一帮俊男美女的笔杆子，个个养眼又精干，让人咂咂嘴羡慕得要死。书玲起用的大都是年轻人，“充足的干劲和大胆的创新是年轻人最宝贵的财富，经验却是可以积累”。打破常规，自然遭受非议。书玲的泼辣和干练，无疑得罪了一些人。但她却面对各种惊涛骇浪，始终面不改色端坐其中，这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书玲的镇定沉着让人啧啧称奇。

书玲在官员与书生两种角色之中恣意游走。她更喜欢做一介书生，写自己喜欢的东西，让心灵自由呼吸。

可她没有太多这样闲暇的时光。经由她的文字，都是些枯燥无味的公文。她驾驭语言的自如和凌厉，源于她知识的积蕴，一字一句的精雕细琢，折射出她思想刀锋的敏锐和犀利。她的文字经常出现在省县各种大型会议、报纸和刊物上，才女书玲的名字不胫而走。

书玲的口才极好，大小会议上她滔滔不绝的发言，总是条理清晰，观点新颖独特。她能说出别人想说却说不出的东西，尺度拿捏得稳准，着实让人佩服。能在别人都看得到的地方看到别人看不到，或者看到别人忽略的东西，似乎是需要天赋的。书玲无疑具有这样的天赋，她一些超前的工作理念，多年后被正式沿用于实践，使我不得不佩服她目光的远卓。

她也有口齿笨拙的时候，那是1997年的事了。一名女干部对正常工作调动不服，向书玲争要待遇。她巧妙地用各种语录一一反驳书玲。她能把“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等几乎所有语录，十分顺溜地沿用到干部选拔上，声泪俱下，痛诉革命家史般说了一个多小时。书玲楞楞地坐在椅上，眨巴着眼睛，竟插不上话来。过后书玲说，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她的口才算是一流，可她的心术害了她，可惜了！

工作时的书玲像支紧绷的弦，严格缜密，不允许出差错。一日我迟到，她站在门口狠狠批评了我，我的脸窘得通红，心如惊鹿，鬼使神差挪步往楼梯上跑，她楞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赶到楼梯口再追着批评，却不见了人影，我躲在楼上好久不敢走下来。多年后回想起和她“猫捉老鼠”的情景，不禁哑然失笑。人性中那份自然流露的狡黠和温情，是多么的有趣。

书玲对我的偏爱，大概源于我当时的单纯素洁，或是出于对年轻人的竭力提携。她喜欢将我带在身边，我因此认识了她很多家人、朋友和领导。她家往来的亲戚很多，气氛很温暖，她先生是个儒雅温良的男人，会烧一手好菜，书玲从不吝惜对他的赞许和感激。

生活中的书玲不拘小节，常常丢三落四。她的抽屉里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半截水笔。签发文件时，她常拿别人的笔签字后忘记交还，便顺手丢在抽屉里，别人不好意思向她索回。那时刚流行BB机，她先生给她买了一个，BB机在她挎包里叫，她毫无反应，仿佛揣的是别人的东西。后来有了手机，她不是忘记充电，就是不知塞在哪个角落。寻书玲不着时，正着急抱怨，一不留神又见她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1998年我调到省城，书玲很高兴，她逢人便夸我，我有些不好意思。最后一次帮她整理房间时，她动情地对我说，人要往高处走，要趁年轻时做出一番事业来。可后来我还是辜负了她的期望，一生未离故土的我，熬不过半年又再次转调回县城，受尽冷眼和流言，跌宕起伏的际遇使我厌倦了一切，书玲责怪我不听她劝阻。回调手续多了许多枝节，有人从中作梗，传播一些无中生有的话，让书玲一度误会于我。我自恃心地清白，言行对得住书玲和天地良心，并未做任何解释。我想，灵慧如她终究是会明白的。那段时间特别难熬，欲辩已无言，心境十分惨淡。

书玲为儿子放弃了继续升迁的机会。她调回海口时，我站在众人之外的某个角落目送她离开。我在卡片上写下几句感恩且伤感的话，托司机带给她，那一刻我百感交集。听说她每次对看望她的人提起我时，仍是一副恨其不争的责怪和疼惜。几年后，我将我写的两本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捧到她面前时，她终于欣慰地笑了，说，鬼仔呀，路这样走就对了，这世上只有文化才能流传久远啊。退休前的书玲，辗转联系再次把我调回了省城。望着这个融入我生命中的女人，我感动无言。

退休后的书玲，和我谈起当年想写书的愿望时，已是云淡风轻。她每天忙着带孙女做家务，眼里心里盛满慈爱。她在楼下的空地里新辟了菜园，她的菜园里青菜鲜嫩，瓜架林立，豆秧柔垂盘桓，比邻家的菜园蓊郁得多。傍晚在庭院内抱着小孙女悠闲散步的书玲，在菜园里辛勤浇水施肥的书玲，已很难和当年官场上那个叱咤风云的书玲联系在一起，我却为她颇感骄傲。干什么像什么的书玲，阅尽千帆后，回归宁静的家园生活，一样活得很精彩。任何人生角色的变换，都不妨碍她活出一番境界来。著名作家蔡小容说：“人生在世，看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入世，入得越深，你就越不白活。”这句话用在书玲身上，一点也不为过……

[岁月山河]

黄骅纪行

■ 张宝林

9月25日至26日，应王必胜兄邀，参加作家采风团赴河北黄骅市访问。团长蒋子龙，自行从天津前往，我和缪俊杰、王必胜、潘凯雄、徐坤、朱晖、刘琼等北京团友，则分乘两部面包车，风驰电掣，约两个多小时赶到黄骅，住进一个叫“金都花园酒店”的宾馆。

黄骅市，以前没怎么听说过。看了资料，才知道河北黄骅，像山西左权、黑龙江尚志一样，是以烈士命名的地名。它曾用名为柳县、新海县和新清县。黄骅，湖北省阳新县人，抗战中期，就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1943年6月，因叛徒出卖，在此遇害。8月，为纪念烈士，改新清县为黄骅县。解放后，他的遗骸移葬济南市四里山革命烈士陵园。

黄骅最著名的是冬枣，有着最古老的冬枣原产地，被称为“中国冬枣之乡”。这里的冬枣个大味甜，含糖量高，早在明代朱孝宗时就被钦定为贡品。位于齐家务乡娘娘河畔的“聚馆古贡枣园”，是国家唯一的植物类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走进千亩枣园，但见小路两侧，散布或一两株，或三五株古树。市里的干部告诉我们，这里百年以上老树尚存1067株，其中最大树龄在600年以上。

仔细看那树干，质地粗粝、色泽斑驳，老皮如龙鳞、如象躯，如石雕，如铁铸。最惹人注目的是褐黄色的树干上，布满凹凸嶙峋的刀痕，仿佛诉说着数百年来的沧桑，陪同人员说，那是历代的枣农，为了不使营养回流，横切树皮，箍紮而成的伤疤。奇怪的是这些似乎衰老不堪的老树，照样枝叶繁茂，硕果累累。那果实，饱满丰厚，挤挤挨挨，青里透红，像玛瑙，如珍珠，着实让人喜爱。枣农让我们尝鲜，果然松脆甘甜，与一般的冬枣不同。我们不禁大发感慨：到别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个不许摸，那个不许碰，唯独这里，文物不仅可以触摸，还可以品尝，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人们纷纷以这些老寿星为背景，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采风的第二站是南大港湿地。

湿地的位置，在渤海湾的顶端。每个学过中国地理的人，都知道那个龙头形状的渤海，湿地就是龙吻的唾涎。

从城里出发，开始路很平，越往后越不好走，因为正在修路，有些地方，只容单车行驶。导游说了几次：再拐一个弯就到了，但拐了好几个弯还没到。这个长着两个小酒窝的女孩有点不好意思：路修得我都不认识了。

南大港湿地，占地面积14.7万亩，由草甸、沼泽、水体、野生动植物等多种生态要素组成。由于目前尚未开发，完全保持着自然形态，充满野趣。

我们登上一个小岗地，四下眺望，除了身边的一些杂草灌木，满眼绝无旁物，全是茂密的芦苇，就像是一张万顷茫然的巨毯，宽无涯际，仿佛把整个地球都罩了起来。时近中秋，苇叶已经泛黄，微风乍起，荻花瑟瑟，让人想起《诗经》里的著名诗句：蒹葭苍苍，在水一方。

湿地的负责人如数家珍：这里春如绿毯，夏似碧浪，秋芦落雪，冬苇赛金；这里有259种珍稀鸟类，291种昆虫，237种植物，近年来被列为省级保护区、国家重要湿地名录、“黑翅长脚鹬之乡”、东亚-澳大利亚迁徙鸟类保护网络等。可惜，季节不对，我们望穿双眼，连一只鸟也没见到。

说实话，这样的湿地，画面过于单调，并不怎么好看。如果画家作画，也会嫌它太“平”，没有起伏。所幸在这岗地的四周，可见一泓不宽的水面，波纹细细，倒映着云影天光，为黄绿主调增加了一点亮色。那道不规则的苇墙，像是巨毯边缘的挂穗，齐刷刷地插立水中，为这个平面增添了几许立体感。

其实，这是值得庆幸的。湿地不太好看，倒保护了它的原始面目。否则，水面游船游弋，岸边食肆叫嚣，垃圾成堆成片，好端端的湿地就完了。

黄骅是沧州所属的县级市，却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生气勃勃的港城。

我们拿到的几本宣传册子里，都有一个类似靶图的区位图，上面用虚线或实线划出几个圆圈，这是经济圈的意思：一小时经济圈包括天津、山东、河北接壤处、渤海湾穹顶；两小时经济圈则涵盖半个北京市，河北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衡水，山东从济南至半岛北部和渤海近海；再往外辐射，则是冀中南、晋中南、鲁中、豫西、蒙西。这个靶图的靶心正是沧州、正是黄骅。这个图说明什么呢？黄骅港，对广大腹地来说，运输半径最短，物流成本最低。

当地干部颇为骄傲地说，我们位于“环渤海、环京津”的“双环”枢纽地带，周边有五条高速公路环绕，是环渤海经济开发区的关键节点。最重要的是，国家跨世纪工程——神华工程的龙头项目黄骅港就在这里。

说起黄骅港，我们再次慨叹自己孤陋寡闻。这可是个与三峡工程规模比肩的国家重点工程啊！我们许多人居然毫无所知。港区工程是1997年动工的，一期的煤炭港区已在2001年建成运营。现在建设的是二期综合港区，规划面积128平方公里，总投资1000个亿。

三峡工程，从论证到施工，充满激烈的争议。而同为跨世纪工程的黄骅港，已然发挥巨大效益而几乎不为大众所知，这是十分有趣的对比。

据介绍，黄骅沿海都是泥滩，并不适合建港，所以，这个港实际是用石头堆起来的，或者说用人民币填出来的。我们行进在人工填造的港区公路上，两旁是热火朝天的工地现场，施工船、大卡车、压路机，举目皆是，一派忙碌景象。据说，这里一天抛石7万至10万立方，日投资额达两三千万元人民币。

工地的岔路口，三块巨大的规划图巍然矗立，张扬着港区的宏大气势。规划图旁，左右两条成直角形的防沙堤坝已经建成，右首的路基上印满了压路机碾压出的履痕，左首的大路已经轰然来往着运送土石方的卡车。路边，码放着小山般的钢筋水泥构件，想来，这些大家伙，也都要扔到海里去做奠基石吧。

主人说，综合港建成后，还要建设散货港和河口港。全部工程完工，这里将成为中国又一个以煤炭运输为主，综合散杂货运输的现代化的综合性大港。

[人生况味]

酒里文化

■ 王 勇

这个年头儿，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我虽住在城里，却生长在元门乡南挽河边，是出产好酒的地方。我父亲和叔父家里时常做几坛自用的酒，但我最终还是不懂得酒是怎么做法，只觉得所用的大概大米、糯米、山兰米等等。做酒的方法与器具似乎都很简单，只有煮的时候的手法极不容易，非有经验的大婶大妈不可！平常做酒的人家大都聘请一个人来，俗称“酒头工”，以自己不能喝酒者为最上，叫他专管鉴定煮酒的时节。我有一个婶娘，大家叫她作“煮酒婆”，她煮酒手法（头）非常好，每月帮人家做酒，她喜说玩活，打纸牌，但是不大喝酒（山里的人嗢一两碗是不算能喝），所以人缘很好，时常被请到各村去。据她说这其实并不难，只须走到坛边打开一看，看到上面均匀的起泡声音切切察察，好像是螃蟹吐沫（我们话讲“端封拓”）的样子，便拿来煮就是了；早一点酒还未成，迟一点酒变酸了。还有煮酒还要掌握火候，什么时候换水，注意观看锅里酒糟的沸点，品酒等等。但是怎么听，看，品，别人仍不知道，只有做熟的人才能够清楚，断定。正如猎人一进山就知道哪里有猎物一样。

城里人饮酒多用酒盅，以示其斯文，实在是不对旳。正当的喝法是用酒碗。碗浅而大，旁边画有大公鸡，碗口有八棱，也叫“八角碗”。平常是两碗，喜庆节假日四五碗不算多。六、七十年代，当时的酒钱不贵，三到四角钱一斤，但很难买到，也没有得买，平常交易是这家酿酒那家来借，借酒是以瓶来量的，借一瓶还一瓶。也有借一瓶还两瓶的，这要看双方平日里的关系。借的酒多数为白米酒，但用玉米，小麦，番薯、芭蕉、高粱酿的酒是不借的，因为每户人家不一定有这种酒。这种酒那边人叫“坡”，是用“坡光米”（一种旱稻）来发酵若干坛，按次第埋在芭蕉头下，三年以上时间才堀取，这种酒一般都不售，逢到“红白”事时才取出来，我只有一回在外公家里喝过这样的好酒，至今还不曾忘记，这种酒据我所知，没有多少人家能发酵了。

我在酒乡长大，好像一定是个与酒结下不解之缘的酒徒了，其实却大不然。自从那年患病后，医生叫我以酒代药，定量“国公酒”每餐一两，“冯了性”与米酒倍之，十年了酒量一点没有进步，到现在只要喝二三两的白酒，便立刻变成关夫子了。现在朋友聚会喝酒或者接待远方好友很少叫上我，有的朋友开玩笑说，叫上100个我来也没用。因为长期喝酒，对各式各样的酒也有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老白干于我觉得未免过凶了一点，法国的白兰地我颇喜欢，只是仿佛新酒摸样，味道不很静定。葡萄酒与花雕酒都很可口，但我以为最好的还是XO。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有人说，酒的乐趣在醉后的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是怎样的，因为我自饮酒以来似乎都没有陶然过，我的醉大都只是生理的，而不是精神的陶醉。现在有些年青人借酒壮胆，酗酒闹事，玩出人命，反而把杜康怪罪下来，酒是不能犯法的，喝不好酒和不会喝酒却乱喝酒的人失去理智了才会去犯法。而今，祥和的环境，富裕的生活，祖国强大了，酒越喝越有意思，只要有酒量，能喝多少喝多少吧，节制些就好！

[诗页]

陵水三吟（外一首）

■ 杜子民

近日，随蔡长松同志参观考察陵水。三年没去，过去穷乡僻壤荒滩野岭，如今高楼林立雅院簇簇，处处美境如画，盎然生机。陵水变化之大，让人瞠目惊叹，感慨不已。即赋小诗三首，以应健春之约，并与中社和吟。

香水湾唱晚

惊涛拍岸声声远
万里南海到枕边
绿树丛中人乐居
渔歌唱晚香水湾

清水湾雅居

天蓝海绿清水湾
琼楼玉宇雅居园
天堂大路人间走
乐乐悠悠赛神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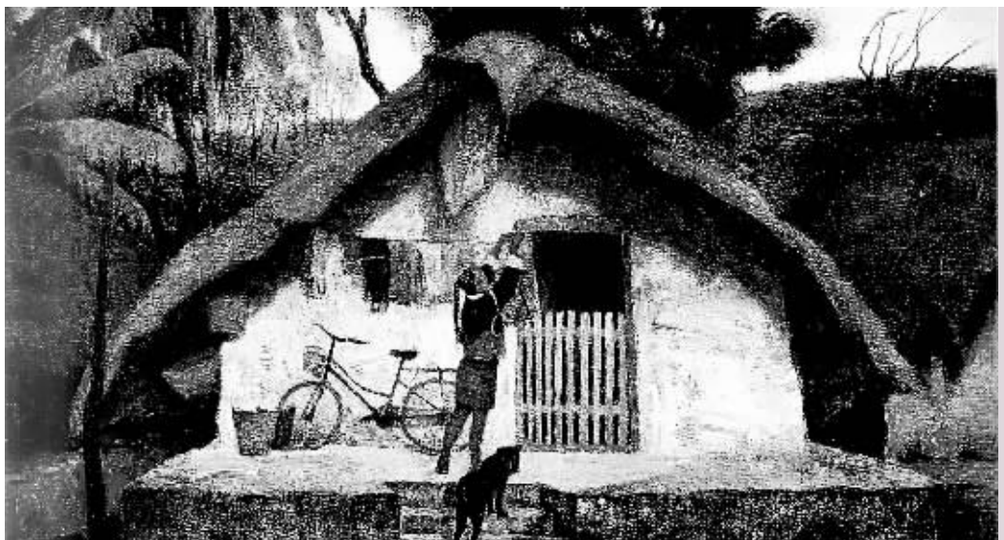
陵水河流长又长

陵水河流长又长
风吹椰林稻花香
两岸风光无限好
新城突起变旧乡

梨花节有感

细雨一夜荡春风
梨树花开泌水东
人面桃花二八女
雪染青山一点红

3月26日 于泌阳



黎族印象·暖阳（油画） 王锐 作

[心窗小语]

我想做个养蜂人

■ 唐 彦

我认识一个养蜂人。

那个黝黑而结实的男人迫不及待地带领我们看了他的蜂场。那是海岛十月的又一个平常的中午，秋日从树叶里撒下斑驳而热烈的阳光，一溜长方形的蜂箱里成千上万只可爱的蜜蜂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造访，它们飞进飞出旁若无人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它们甜蜜的生活，它们鼓动着小小的金色翼翅满天飞舞，嘤嘤歌唱。

养蜂人的脸上一直闪烁着一种奇特而自然的微笑，虽然辛苦的养蜂生活给他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乐观、坚毅与自信。你能感觉我有六十岁吗？他调皮地问我们。我们一阵惊奇一片唏嘘，然后毫不隐瞒地告诉他确实看不出。养蜂人就嗬嗬地笑了，他说，45年了，我与蜜蜂相依为命，我带着它们，追赶着花季，走遍了千山，淌过了万水。只要与蜜蜂在一起，你就会变得年轻。养蜂人以平淡而朴实的语气向我们诠释了一条人生深奥的哲理。

我当时就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养蜂人，这个匆匆忙忙一直行走在路上的养蜂人。虽然我与他只是一次很平凡的邂逅，他却以一种无与伦比的超然的微笑吸引了我——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一瞬间，我心里涌出一种跟随他去养蜂的愿望。我几乎非常迫切地想要告诉他：我要做一个养蜂人。

我要做一个养蜂人。我将带着我的蜂们，远离浮躁的城市，像个吉普赛人一样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只为追寻季节的步伐寻访花朵的芳香。我也许会很贫穷，只有简单的行李与相依为命的蜂箱，但我会很开心，因为我拥有山水、原野、花香。我的世界也许会很宁静，但一定会很辽阔，任由我的目光眺望远方。我不需要那些豪华酒店铺着长长的红地毯，我只需在百花争妍的原野或者绿意盎然的山顶搭一个帐蓬或者铺一些干草，我就能拥有一个城里人不能抵达的温馨而踏实的梦乡。每个清晨，我将揭开蜂箱盖，享受着蜂们对我的问候——HOLLO，养蜂人！当我看着蜂们快乐地列队飞向太阳升起的地方，我的心里也会跟着放飞一个个梦想；每个傍晚，我会坐在暮色中的家门前，迎候着辛勤了一天的蜂们，并在夕阳下检阅他们欢快的舞蹈；也许会有寂静和落寞的夜晚，我想我一定会守望在星空下，并用心地倾听着我的蜂们从蜂房里传来的幸福轻柔的吟唱……

我要做一个养蜂人。我要远离懒惰与自私的人们，我将与我的蜂们一起朝着我们的目标上路，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我要褪去城市披在我身上的伪装，丢弃生活塞给我的迷惘。我会带着满腔的真诚，迎着原野的自然之风走去，我将踏遍万水千山，跋涉泥泞小道，领略世间奇景，品味人生百味。我会让我麻木的心灵在一只只蜜蜂前感动，并油然而生对生命的敬意；我会让我冷酷的神经去面对大爱无私的蜂们的拷问，并深刻感悟出天地间爱才是唯一。

当然，最好能够让我带上我心爱的女人。她说过她一生与我牵着手，陪着我踏歌走天涯，无论贫穷富贵无论生老病死。是的，我们可以一起走向远方，我们可以坐在一棵树下，或者站在一片荒野上，对望、凝视、恋爱、思想。天地间的爱情是不会腐败的，因为它得自然雨露日月精华长成。我们行走在路上，永远年轻，眼眸里都充满着爱情。

那么，很多年后的某个黄昏，春暖花开，当你看到一个挑着蜂箱的男人匆匆走过，你不要惊讶。有一首歌这样唱过：如果你看到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一碗水；如果想知道我是谁，就请你看着我的眼。

你能感觉我很老了吗？我一定会像养蜂人一样调皮地问你。

[浮世逸草]

坐听山涧雨

■ 刘 娜

五指山的雨一直在下，绵延无尽的一次大雨。

我倦居假日山庄，伫立窗前，眺望远处的山峰，也看见了马路、河流，以及山庄石头缝处的草叶，看见了穿行而过的车子。我在听雨，阵阵的轰隆轰隆雷声，节奏齐整。拂绕而过的云烟，山脚下四周环绕着的田野和果木，更远处的一片枫叶林，雨蒙蒙的透出了缱绻缠绵之状。我留意脚下的草叶，真想踅着步子走在路上，带着一种希望去回味生活的过程，以渴望那一片温暖。

深藏林中的山庄，其朴素让我感觉亲切。石头间长出了一棵棵槲巢植物，乃是避开喧闹疏离人群的最美之事。生活的随意，感性的牵引，每次来到五指山度假，满眼的乡间和城镇风景，街道凉爽舒适，一种自信和随意的姿态，人也自由自在的。去年，也是在五指山，见到原白沙县公安局符能局长，当他生动且简要地叙述一种生命看法和生活方式给我听的时候，真是觉得他也是自由自在的。讲话时嘴边带着一丝笑意，讲话的句子也带着笑声，带着喜悦，以及真实的幸福，还有那泛着光彩的脸颊，我看到了生命在灵魂深处的安静，真是感觉不到一点在大山深处里的那种落寞和茫然。他是自愿从省交警总队请调，来到五指山的琼南车管所当一名普通的车管民警。五指山是他儿时生活成长的地方，一草一木，旧人旧事，沉浸，着迷，快乐，甚至是一种生命的希望，真是一段可以安宁地享受深呼吸的时光。

此时，我怀揣手机，还有小说，不需要别人的陪伴。确信这样的雨还要继续下去，我站着，一会又坐着，时而耐心地透过窗子看出去。地面和山林简直近在咫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风声就在树林间穿行，雨声就落在石子路上……

坐在一张竹椅上，一只手扶搭在门前，我出神地看着那些被大风甩出去之后落在门前石栏上的水珠，想起了在公安厅杂志社的那段日子，留下的许多记忆，在断断续续地感悟着生命中为之心动的人情往事……我想起经常指导杂志社办刊走向的原省公安厅政治部徐祖斌主任，想起为杂志社人员编制奔走忙活的原省公安厅人事处冯学军处长。两个都是军人出身，南北地域的差异性，作风与性情迥然各异。一个北方人，有着南方人的性情，温和委婉，周全细致，腔调慢慢的，走路缓缓的，着警服时的步伐大而稳，圆润的脸庞，喜于眯着眼，与人笑谈一圈，润物细无声之处，感动身边每一个人；在杂志社的日子里，常能听到他谈起自己的家乡，还有老家的嫂子，如母亲一样照顾关心他，敬重之情溢于言表，让大家都感觉到了，那位嫂子真有着如夏日的静谧和夏日的气息一样的美，我好像还看到了乡村的稻草和行驶在土洼路的单车。另一个南方人，有着北方人的豪爽、直率、果断与幽默，身板笔挺削瘦，脸型棱角分明，性急如兔，步伐健如飞，思维敏捷，蹦出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字如珠玑，炒豆子似的，滔滔不绝地总是喜欢提出不少批判性的问题，他从来都不缺少这种才能；走进其办公室，烟雾缭绕，一支烟，一个烟灰缸，一堆文案，一件警服挂至一个角落，他手持文件，紧锁眉骨，疾笔快书，时有人敲门递上签署文件，一个出去，另一个又进来，交流，探讨，命令，其投入之状，专注之神，好像永远处于准备要开战的紧张情势，只有窗台的一盆植物，可以为屋内带来一丝绿意、轻松和快乐；这位严肃之人兴趣单一，时有诙谐之事，让人忍俊不禁。夏伏之日，喜奔大排档餐饮，热浪袭人，汗渍淋漓，让人坐不住，他却笑嚷着：“尽享大自然新鲜空气！”其女儿也是一名警察，清纯之仪惹人怜爱，每谈及自己的女儿，她的生命活力，她的专注，她的爱好，她的亲和，她的喜悦，一个生命的整体总是让这位严肃之人透出了温情快乐的一面。

大雨还在不断往远处扩张，发出一种尖利的呼啸，还有闪电不断地朝大地劈下来，打断了我的回忆。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动静，近邻的保亭县，不仅可以听到这种声音，也会在通往保亭县城那盘绕山中的公路周边，嗅到不停缭绕的大雨携来的一股香草气息，那是从森林中，掠过山毛榉树叶飘来的有香味的空气。六年前，我随行采访保亭当地派出所一名警察，闻过这种香草味，在那样的一种氛围，清香，浪漫，温暖，一直记忆深刻。那年的一个晨曦，简陋的院子，数十辆警车，远远地望见省公安厅十多名警察往各自的警车走去，即将前往红旗桥扶贫点。有一人，没穿警服，一件黑色衬衣，高个，魁梧，宽额，发丝柔软，眉宇间的英气果断，举止间的淡然若定，气质、架势是他们当中最突出醒目的，印象很深；就在与其握手的瞬间，没有看清他的眼神，只是被院内两棵大树随风飘来的一种味道所迷住，心想这个气味好清香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元素，我把这种欣喜藏得很深，以至于根本不敢表现出来。直到现在，我都把这种香草气息藏了很久很久，当再次闻到，真是把过去的往事又随之掀起，内心感慨。

一晃五、六年，事过境迁，往事如烟，人事皆非，真是有了很多的变化，就如这里的风，这里的雨，一切都在转瞬即逝，一切又在继续追述下去，可我的内心却柔和地躺在安静中。其实，我能想到的很有限，岁月如细水一样慢慢流淌，内心对往事的情感日益渐浓，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如香草般飘出的淡香，让人永怀念想。